



# 谍海生涯

The Deceiver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张竝 译

*Frederick Forsyth*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 谍海生涯

The Deceiver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张竝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 THE DECEIVER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1991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All-On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海生涯 / (英)福赛斯(Forsyth,F.)著;张竝译. —合肥:黄山书社,2012.5  
(福赛斯作品集)

ISBN 978-7-5461-2808-5

I.①谍… II.①福… ②张…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413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1209681

## 谍海生涯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张 竝 译

出版人:任耕耘

责任编辑:刘莉萍

特约编辑:陈达凯 金 浩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版式设计:齐 娜

责任印制:戚 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551-5657388

开本:710×1020 1/16

印张:29.5

字数:380 千字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978-7-5461-2808-5

定价: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冷战持续了四十年。据记载，西方大获全胜。但并非没有代价。

本书献给在隐秘战线耗尽了自己全部生命的那些人。

这就是当时的岁月，我的朋友们。

PROLOGUE

序  
幕

1983年夏，英国秘密情报局当时的局长批准建立一个新的部门，以应对内部某些反对势力。

反对势力主要来自于原先已成立的部门，它们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辖区，而新部门的意图就是要握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以跨越传统的界线。

成立该部门背后的动力有两个。一则是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和白厅各部门亢奋的情绪，尤其是在去年英国获得福克兰群岛一役的胜利后，这种情绪弥漫在保守派掌权的政府之中。尽管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那段插曲仍使人们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有时更有人破口大骂：加尔梯耶里将军指挥的阿根廷军队在斯坦利港登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措手不及？

部门之间的恶语相向达一年之久，最终免不了互相指责：对是否事先得到警报纠缠不清。外交部长卡林顿勋爵不得不引咎辞职。几年后，美国因为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在洛克比坠毁也爆发了类似的争吵，有情报部门说发出过警告，但另有情报部门却说没收到过警告。

第二个动力就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尤里·V.安德罗波夫近来刚刚登台掌权，他曾担任克格勃负责人达十五年之久。由于安德罗波夫对自己以前掌权过的情报部门情有独钟，所以他统治期间让克格勃发起了大量明目张胆的间谍活动和“积极措施”，以与西方对抗。众所周知，尤里·安德罗波夫在所谓积极措施中，最为青睐的就是假情报的运用——用谎言、人格诋毁以及通过散播不实之词导致同盟国之间反目，以达到让西方社会人心涣散、悲观沮丧的目的。

后来拥有（苏联授予的）“铁娘子”称号的撒切尔夫人认为“游戏需要两个人玩”，她指出如果英国情报部门要对苏联还以颜色的话，她是不会觉得害怕的。

新部门被授予了一个冗长的头衔：诈术、假情报和心理战行动处（Deception, Disinformation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当然，这个头衔立马就被缩减成了迪-迪心理战行动处（Dee-Dee and Psy Ops.），后来就只叫

做迪—迪处了。

新部门的负责人获得了任命。正如设备部负责人称为军需官，法律部负责人称为律师一样，迪—迪处新来的负责人被冠之以“欺骗者”的称号，不乏茶余饭后的调侃之意。

以马后炮的眼光来看，这个珍贵的礼物要远比其同类更受欢迎，而以先见之明的眼光来看，局长阿瑟爵士却会因他所做的选择而遭人诟病（后来果不其然）；总部没有哪个野心家会像真正的公务员那样习惯于谨言慎行，但从东德处越级提拔上来的一名前外勤特工却能做到这一点。

此人就是塞姆·麦克莱迪，他负责该部门达七年之久。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1990年春末，白厅中枢部门发生了一场谈话……

年轻助手从外间办公室的桌旁站起身，脸上挂着训练有素的微笑。“早上好，马克先生。常务副部长说可以直接带你进去。”

他推开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常务副部长办公室的门，将来客领进去后，便合上了门。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的罗伯特·因格利斯爵士热情洋溢地站了起来。

“马克，我亲爱的老伙计，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如果泛泛之交明摆着把你当亲兄弟，对你的招待热情有加，而你又不抱什么警惕心的话，那你肯定是成不了军情局局长的。马克爵士为了这次鸿门宴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落座后，这位资深的外交部公务员打开桌上放着的那只斑驳的红色公文箱，抽出一个浅黄色软皮文件夹，文件夹上的两端之间标了斜十字。

“你已经在你们各地的情报站考察了一圈，肯定能对我谈谈你的印象。”他说道。

“当然，罗伯特，适当的时候会的。”

罗伯特·因格利斯爵士取出绝密文件后，又拿出了一本用黑色塑环装订的红色软皮本。

“我已经，”他开口说道，“读了你的提案《九十年代的军情局》以及情报统筹官最近呈上的采购清单。看来你同他的要求是不谋而合啊。”

“谢谢，罗伯特。”局长说道，“那我能否得到外交部的支持呢？”

外交官的笑容完全可以在美国的游戏竞猜节目中拔得头筹。

“我亲爱的马克，对于你提案中的建议，我们没什么异议。不过仍然有几点，我想同你仔细切磋一下。”

终于来了，军情局局长心想。

“比如说，我是否可以认为，你建议在国外另设的这些情报站已经征求过财政部的意见，而且也已经列入预算了吗？”

两人都知道得很清楚，运行秘密情报局的经费并非全部来自于外交部。其实，只有一小部分资金是来自外交部的预算。无影无形的军情局同美国的中情局不同，它保持着极为低调的形象，其实际成本是由掌握经费的政府各部门共同分摊的。分摊的范围很广，甚至包括八竿子打不着的农业、渔业及食品部——或许这样做的理由是，有朝一日，说不定他们会希望对冰岛人从北大西洋那儿究竟捕获了多少鳕鱼做一番了解。

因为它的经费涉及面是如此广泛，隐藏得是如此之深，所以外交部不会动辄以经费问题作为筹码来要挟军情局。马克爵士点了点头。

“那没有问题。统筹官和我都已经去过财政部了，说明了我们现在的职责（我们获得了内阁办公室的批准），财政部划拨了必需的资金，所有预算都列在了最不起眼的各部委研究发展经费之内。”

“太好了。”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负责人面露喜色。“那么就让我们来说说真正属于我职权范围之内的那些事吧。我不知道你们怎么配备人员，但在冷战结束、中东欧获得解放之后，要扩大职能，增配人员，我们确实觉得有些棘手。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

马克爵士当然很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过去两年共产主义实质上的垮台使全球的外交格局发生了变化，其势颇为迅猛。外交使团很想在中欧和巴尔干



地区寻求更多的机遇，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只要能从莫斯科方面获得独立，那么极有可能他们也会在那儿设立小型使馆。照此看来，他的意思应该是指，由于现在冷战已寿终正寝，所以为秘密情报局里他的那些同事安排的位子反而会更少。不过马克爵士可不同意这一点。

“同你们一样，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招募。先不去说招募，新人先要在国内工作，然后才能成为经验丰富的特工，被派往国外完成任务，可在这之前，单单培训期就要六个月。”

外交官的笑容不见了，他急切地往前探过身体。

“我亲爱的马克，这就是我想同你讨论的主题：我们使馆职位的分配以及分配给谁。”

马克爵士暗暗诅咒了起来。这混蛋算是说到了要害。尽管外交部没法在经费问题上“要挟”军情局，但它总会有王牌使出来。绝大多数在国外供职的情报官员都是以使馆作为掩护的，这使使馆成了他们的主人。如果没有“可资掩护”的职位，那就不可能去完成什么任务。

“那你对今后的总体看法是什么，罗伯特？”他问道。

“恐怕今后我们很难再向你们一些……形形色色的职员提供岗位了。外交官的掩护很显然起不了任何作用了。我指的是那些‘挂牌特工’。冷战时期，这还说得通；而在新欧洲形势下，他们会相当惹眼，会引起麻烦。我想你肯定也能明白这一点。”

两人都知道，国外的特工分成三类。“非法”特工不受使馆的掩护，也不在罗伯特·因格利斯的考虑范围之内。在使馆内任职的官员则分为“公开”和“非公开”两种。

公开的官员也就是“挂牌特工”，他们的真实身份尽人皆知。过去，在使馆安插这样一名情报官员是轻而易举的事。在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持不同政见者、不满现政权的人和任何一个有这方面愿望的人都知道去谁那里，向谁倾诉，就像向神父告解一样。这样一来，他们就得到了极为丰富的情报

和某些位高权重的叛逃者。

这位资深外交官所说的意思是，他不再需要这样的官员了，也不会给他们提供位置。他要致力于维护该部的优良传统，绝不轻易给自己招惹麻烦。

“我明白你的意思，罗伯特，但我可不能、也不想刚刚担任军情局局长，就开始清洗那些高级官员，他们都已尽心尽职地工作了很长时间。”

“那就给他们找个其他岗位，”罗伯特爵士提议道，“中南美洲，非洲……”

“我也不能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去什么布隆迪，让他们在那儿待到退休。”

“那么就转做案头工作。就在国内。”

“你说的那些工作被称做‘鸡肋’。”局长说道，“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工作。”

“那么他们就只能提早退休了。”外交官不动声色地说道。他又再次俯身向前。

“马克，我亲爱的伙计，这事没得商量。我知道五人委员会的其他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想法，不过我还是会和他们讨论这件事，请他们明确态度。我们会做出很多补偿，但……”

五人委员会就是指内阁办公室的常务副秘书长、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和财政部。这五个部门在政府内部的影响力不言而喻。此外，军情局局长、安全局局长、情报局保安处处长也由他们任命（或者向首相进行推荐，反正都是一回事）。马克爵士虽很不痛快，但他对权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解得很清楚。还是让步为妙。

“那很好，不过在操作流程上，我还是需要上面的指示。”

他的意思是，由于他自己的职位同手下职员休戚相关，所以他想让所有人都看见那不过是上级的意思，自己只能遵命。罗伯特·因格利斯爵士手眼通天，他应该能做到这一点。

“指示马上就会有，”他说，“我会要求其他部门开个听证会，然后我们就按照新的形势设立新的规定。我的建议是，按照即将传达的新规定，你要带

头发起律师所谓的‘集体诉讼’，这样就能竖立典型。”

“集体诉讼？竖立典型？你是什么意思？”马克爵士问道。

“就是指开个先例，我亲爱的马克。只要有一个先例，今后整个团队都能照此行事了。”

“要找替罪羊？”

“这个字眼可不好听。提前退休会有高额的养老金，怎么能说是牺牲品呢？你可以找个乐意提前退休的官员，开个听证会，这样就能有例在先了。”

“找个官员？你想找谁呢？”

罗伯特爵士指尖相抵，望着天花板。

“嗯，还是塞姆·麦克莱迪吧。”

当然啦。那个欺骗者。自从三个月前他在加勒比海地区擅自做主行动以来，马克爵士就已经意识到外交部会将他视为成吉思汗之类的脱缰野马。他确实是个怪人。只能……任人宰割了。

马克爵士心事重重地驾车穿越泰晤士河，驶回总部世纪大楼。他知道外交部的这位高级公务员并不仅仅是“建议”让塞姆·麦克莱迪离开——他是在坚持这一点。从局长的观点来看，没有比这更棘手的要求了。

1983年，当塞姆·麦克莱迪被任命为迪-迪处负责人的时候，马克爵士已是副主任，他是麦克莱迪的同代人，职位只比他高一级。他喜欢阿瑟爵士新任命的这个性格古怪、目中无人的特工，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挺喜欢他的。

不久之后，马克爵士就被派往远东常驻三年（他能讲流利的汉语），1986年回来后晋升为副局长。阿瑟爵士退休后，去年1月，马克爵士接替他坐上了这把烫手的交椅。

在前往远东之前，马克爵士同其他人一样，都以为塞姆·麦克莱迪撑不了多长时间。照老生常谈的看法，这个欺骗者就像金刚钻一样坚硬，很难同世纪大楼内部争权夺利的现象合得来。首先，争夺地盘的斗争只有圆滑世故

的外交官才能处理得好，而不管麦克莱迪有多大的本事，反正从来就没人认为他有这方面的能耐。其次，不修边幅的塞姆也很难融入衣冠楚楚的高级官员圈中，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英国那些所谓专门培养精英人物的公学的毕业生。

让马克爵士吃惊的是，他回来后却发现塞姆·麦克莱迪的地位如日中天。他似乎能够使自己的手下保持令人羡慕的绝对忠诚，在请求帮助的时候，即便是最看重“自家地盘”的人也不会觉得他是在有意冒犯。

当其他外勤特工回国休假或述职的时候，他也能同他们谈得很投机，看来他就是那样从他们那儿搜集到大量情报的，而其中许多情报毫无疑问根本就不该泄露出来。

谁都知道，他能同那些技术骨干、那些搞工程的男男女女混得很熟——这种同志情谊，没有哪个高级官员能做到——偶尔他会让他们帮忙进行电话监听、邮件拦截或办理假护照，而这时候其他部门的负责人还都在填表格申请呢。

这一切，再加上其他一些惹人恼怒的小缺点，比如不遵守规则、说走就走，都很难使当权派赏识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能让他留在位子上，原因很简单——他拿得出情报，他主导的行动频频使克格勃哑巴吃黄连。

马克爵士叹了口气，在世纪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他从“美洲虎”里走了出来，然后乘电梯到了顶楼的办公室。眼下他什么都做不了。罗伯特·因格利斯爵士会和同事商量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他们的“指示”就是让他这个心情烦躁的局长做出表白，而他也只能心情沉重地说出真心话：“我别无选择。”

直到6月初，外交及联邦事务办公室才下了“指示”，其实也就是命令，马克爵士只得叫两名副局长去他的办公室。

“这可有点不讲情面了吧，”巴兹尔·格雷说道，“你就不能反驳他们吗？”

“这次不行，”局长说，“因格利斯抓到了一点把柄就不会松口，你们也看见了，他还有四个部门为他撑腰呢。”

他让两名副局长研究研究的文件陈述得相当清晰，逻辑无懈可击。文件

指出到10月3日为止，曾是东欧和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强硬、最难对付的东德就将不复存在。东柏林不会再设大使馆，柏林墙已成了一场闹剧，可怕的秘密警察部门斯塔西已销声匿迹，苏联也已退出。伦敦军情局曾想在此大显身手的这片区域如果还够扑腾的话，也只能是小打小闹了。

文件还说，况且，和蔼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已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权，他们的间谍部门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不久之后也都只能跑到主日学校教书去了。此外，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已经倒台，保加利亚也即将瓦解，未来如何差不多都能预见到。

“嗯，”蒂莫西·爱德华兹叹了口气，“我们也只能承认，以前在东欧的行动现在都派不上用场了，那儿不再需要什么人了。他们说对了。”

“你这还算说得客气的。”局长冷笑道。

巴兹尔·格雷是他亲手提拔上来的，那是1月份他刚被任命为局长后做出的第一个举措。蒂莫西·爱德华兹则是他履新之前的老人。他知道爱德华兹很想在三年后接替他的位子；他也很清楚自己一点都不想推荐他。这倒并不是因为爱德华兹愚蠢，绝非如此；他很优秀，但……

“他们没有提其他的危险，”格雷不满地咕哝道，“关于国际恐怖主义、毒品集团和准军事组织的兴起一句话都没提。”

罗伯特·因格利斯爵士读过《九十年代的军情局》这份文件，显然赞同里面的观点，而马克爵士则在他自己的那份文件上着重强调了全球性威胁所发生的转向，而非消失。最重要的是，这些威胁有急剧扩张的趋势，如独裁者稳步扩张，其中有些人肆无忌惮，拥有大量武器；而且他们拥有的不是那种过时的剩余作战物资，而是现代化的高科技设备、火箭、化学和细菌弹头，甚至还有核武器。可现在放在他面前的这份文件却存心遮遮掩掩，略过这些问题不谈。

“那现在怎么办呢？”蒂莫西·爱德华兹问道。

“能怎么办？”局长温和地说道，“我们会面临人员——我们人员的流动

问题。他们得从东欧回总部工作。”

他指的是那些冷战时期在铁幕东边经营当地特工网的伙计们都得回国。该怎么安置他们呢？显然只有一个答案，解甲归田。

“我们得抓个典型了，”马克爵士说，“只要一个先例，就可以扫清道路，让剩下的那些人平稳过渡，提早退休。”

“你心里已经想好人选了吗？”格雷问道。

“罗伯特·因格利斯爵士想好了。就是塞姆·麦克莱迪。”

巴兹尔·格雷瞪着他，嘴巴大张。

“局长，你可不能让塞姆走人啊。”

“没有人要解雇塞姆。”马克爵士说。他和罗伯特·因格利斯说的话一样。“提早退休能获得丰厚的补助金，怎么能算是牺牲品呢？”

他心想，罗马人在给出三十个银币的时候，那些钱究竟有多重呢？

“当然，这样做很不幸，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塞姆，”爱德华兹说，“但局长也得执行命令啊。”

“是啊。谢谢。”马克爵士说。

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以后为什么不会推荐蒂莫西·爱德华兹来接替他的位子的真实原因了。他身为局长，完成的都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可他不喜欢这样做。而爱德华兹则毫无顾忌，只要是有助于他的前程。

“我们还是给他提供三个不同的岗位吧，”格雷建议，“或许他能选中一个。”

格雷真心希望如此。

“也许吧。”马克爵士咕哝道。

“您是怎么想的，局长？”爱德华兹问道。

马克爵士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同人事处处长会商的结果。

“可以选择的岗位有培训学校指挥官、行政管理/财务部负责人和中央档案室负责人。”

爱德华兹淡淡一笑。他心想，这样倒很不错。

两星期后，开了这么多会议讨论的那个当事人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而他的副手丹尼斯·冈特则阴沉地盯着自己面前的那纸文件。

“还不算太糟，塞姆，”他安慰道，“他们还想让你留下来。只是工作性质不同。”

“有人想把我踢走。”麦克莱迪冷冷地说道。

那年夏天，伦敦在热浪之下显得萎靡不振。办公室窗户敞开着，两人都已脱去了外套。冈特穿着滕布尔和阿塞尔裁缝店定做的漂亮的淡蓝色衬衫；麦克莱迪则穿了一件洗得泛毛的衬衫，而且纽扣也没扣对位，所以衣服都往一边拱着。到用午餐的时候，冈特心想，那些秘书会看出这个错误然后叽叽喳喳地帮他重新扣好的。世纪大楼里的女孩们似乎总是想为塞姆·麦克莱迪做点事。

关于麦克莱迪和女士们的这些事让冈特困惑不已。就这件事而言，每个人都会觉得困惑不已。他，丹尼斯·冈特，身高六英尺，比他的老板高两英寸，一头金发，长相帅气，还是单身，见到女士的时候更不会羞答答的。

他的老板中等身材，中等体格，棕色头发稀稀落落，还常常乱蓬蓬的，衣服也像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没脱下来过。他知道麦克莱迪已经鳏居了好几年，但一直没再婚，显然他更愿意一个人住在肯星顿的小房子里。

冈特心想，肯定会有人帮他打扫房间料理生活的。说不定他雇了女佣。但没人问，他也没说。

“你当然可以挑其中一份，”冈特说，“这样就可以打破他们的如意算盘。”

“丹尼斯，”麦克莱迪温和地说道，“我不是什么学校老师，我也不是会计，更不是什么该死的图书管理员。我要让这些混蛋为我召开一次听证会。”

“说不定会有转机，”冈特赞同道，“委员会不见得会听他们的。”

世纪大楼的听证会一向是星期一上午召开，会议在局长办公室下一层的会议室里举行。

出席的有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他穿着深色布雷兹西装，系了条条纹领带，像往常一样一丝不苟。他的两旁坐着国内行动处处长和西半球处处长。房间一侧坐着人事处处长，边上则是档案部的一个年轻人，他面前堆了一大堆文件。

塞姆·麦克莱迪最后一个进来，坐在面对桌子的椅子上。他五十一岁，仍然显得瘦削、结实。此外，他还很有头脑。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规则。只要拒绝三份“鸡肋工作”，他们就有权要求你提前退休。但他也有权要求召开听证会，寻求变通。

他把丹尼斯·冈特一起带来，做他的代言人。冈特比他小十岁，五年前，他就把他提拔了上来，让他坐第二把交椅。他心想，就凭着丹尼斯灿烂的笑容和公学的领带，跟人打起交道来肯定会比他更好。

屋里的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彼此都直呼其名，即便是档案部的那个职员也是如此。这是世纪大楼的传统，或许因为它是一个封闭圈子的缘故吧，每个人都可以名相称，除了局长，别人当面都叫他“阁下”或“局长”，背后则称他“老板”。门关上后，爱德华兹咳嗽了几声，让大家安静下来。他一贯如此。

“好。我们在这儿是为了对塞姆想让总部收回成命的请求进行研究，大家都别意气用事。同意吗？”

所有人都同意。塞姆·麦克莱迪没有怨言，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心里清楚。

“丹尼斯，我想肯定是你来替塞姆发言吧？”

“是的，蒂莫西。”

军情局是由海军上将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创建的，局内许多传统仍然隐约保留了海军的做法。其中一点就是，听证会的当事人可以由同僚代其发言。

人事处处长的发言言简意赅，切中要点。当局已经做出决定，希望能将塞姆·麦克莱迪从迪-迪处调任至新的工作岗位。他拒绝了供他选择的三份工作，这等于是选择提前退休。麦克莱迪问，如果他不能继续担任迪-迪处



负责人的话，是否可以做外勤，或去处理外勤事务的部门上班？但局里并未向他提供这样的岗位。发言完毕。

丹尼斯·冈特站起身。

“好，我们大家都知道规矩。我们也都知道现状如何。确实，塞姆不愿接受去培训学校、财务部或档案部工作的任命。因为从他所受到的训练和他的能力来看，他适合做外勤工作。如果他算不上那个最好的话，至少也是那些最好的之一。”

“这没有争议。”西半球处处长喃喃道。爱德华兹严厉地看了他一眼。

“关键是，”冈特提议道，“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局里或许能够为塞姆提供一个位子，如俄国、东欧、北美、法国、德国、意大利。我提议，局里应该做出努力，因为……”

他走到档案部那人面前，拿过一个文件夹。

“因为他还有四年时间就到五十五岁的退休年龄，到时就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

“已经向他提供了丰厚的补偿金了。”爱德华兹打断道，“外人或许会说这样做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冈特自顾自地继续说道，“他已服务了这么多年，忠心耿耿，常常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局里是否愿意为自己人做出努力的问题。”

当然，他对上个月马克爵士和罗伯特·因格利斯爵士在外交部的那场谈话毫不知情。

“我希望大家能考虑一下过去六年来塞姆所处理过的一些案例。先从这件事说起……”

他们谈论的这个人此刻正坐在椅子上无动于衷地凝视着房间的后部。没有人能猜出这张饱经风霜的脸庞后面隐藏着的究竟是怒气还是绝望。

蒂莫西·爱德华兹看了看表。他希望这件事能在当天了断。现在他很怀